

世界婦女運動大系

王森然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世界妇女运动大系

王森然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妇女运动大系/王森然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5.8

ISBN 7-80094-153-1

I . 世…

Ⅱ . 王…

Ⅲ . 妇女运动-世界

Ⅳ . D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12809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375 字数468千 插页4

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平装定价: 28.00元 精装定价: 32.00元

谨以此书纪念王森然先生百年诞辰



王 森 然 像

紀念王森然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世界婦女運動史的宏篇巨制

劉瀾濤



一九五五年六月

劉瀾濤同志題詞

《世界妇女运动大系》

出版说明

《世界妇女运动大系》是我国老一辈学者王森然先生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花费了几年心血编写成的一部巨著。全书原有十三卷，共126万8千字。作者系统、科学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记载了世界各国妇女运动先驱及巾帼英雄的生平，并对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方式和前途，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探索。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妇女获得翻身解放的情景。作者将各国妇女运动介绍到中国来，就是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大声呐喊，力图唤起和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解脱出来，汇入世界妇女运动的汪洋大海中去。现结集出版的《世界妇女运动大系》仅为原著前六卷（包括总论、英国妇女运动、美国妇女运动、德及北、中、东欧诸国妇女运动、法及拉丁诸国妇女运动、苏俄妇女运动）。这是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松沪战役的战火，由商务印书馆保存下来的珍贵残稿，于1982年经王光美同志交还给王森然先生的。全书近50万字。这部饱含王森然先生心血和经历了战争风雨的书稿，在世界妇女大会于北京隆重召开的时候，能结集出版，将是珍贵的历史印证。

《世界妇女运动大系》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六编，第一编，总论。它包括绪言，妇女解放思想之由来与妇女运动之意义，妇女与政治之关系，妇女参政的原理与反对论者之意见及其事实，妇女与劳动和最近妇女运动之新倾向几个部分。第二编，英国妇女运动。论述了英国妇女运动之由来及英国妇女选举运动的成功，英国高等教育状况等；记述了英国妇女初期参政运动，欧战及英国妇女运动之胜利。第三编，美国妇女运动。论述了美国妇女的责任及其地位，美国妇女艰苦自持的精神，美国妇女要求选举权的实况，及美国妇女运动的进步与胜利及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并对英、美两国妇女政治地位做了比较。第四编，德及北、中、东欧诸国妇女运动。该编论述了德国妇女教育及女权之发展，记述了北欧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瑞典、中欧及东欧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南斯拉夫、卢森堡、希腊、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诸国妇女运动的先进及异样风光。第五编，法及拉丁诸国妇女运动。论述了法国壮烈的妇女运动及其地位与境遇，法国妇女运动的实际状况及影响。对法国妇女近代生活、婚姻状况做了调查，并记述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妇女运动。第六篇，苏俄妇女运动。作者详细论述了苏俄旧制度下的劳苦妇女及苏俄革命中妇女运动的斗争与成长；以及苏俄妇女获得政权实现男女平等之真精神，并论述了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妇女活动的状态及苏俄革命中妇女领袖等情况。作者在每一篇结尾部分都热情地向世人介绍了所述诸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

术家及一切杰出女性代表人物的生平传略。其中有：阿斯特女士、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脱女士、阿美约翰生小姐、罗莎·鲁基仁勃尔格女士、克拉拉·蔡特金、爱伦凯女士、居里夫人、罗兰夫人、路易斯·米歇尔、克鲁普斯卡亚·乌里扬诺娃、柯伦泰等许多杰出女性生动而又宝贵的资料。

《世界妇女运动大系》原为蔡元培先生、安娥女士写序，现本书选用了仅存留下来的安娥女士所写的序文。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World Women's Movement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s

Arranged in six parts or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gives the general account of the whole book, including preface;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omen's movement; women and politics; the principl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and the opinions as well as the realities on the opposing side; women and labour, and the trends in the recent years.

Part two;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rmerly Great Britain). This part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uccess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the status of UK's higher education etc, it also includes the early day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the European War (World War I) and the triumph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Part thre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iscussions are given to the responsibility and position of the US women, the hardship borne and self-restraint shown by the US women, the realities of their struggles for the right to vote, the advance and victories won by the US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influence on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positions of women in the US and the UK.

Part four: women's movement in Germany,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ates. This par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s of education and women's rights of Germany. In addition, discussions are made on the progressive and diverse women's movements of Finland, Norway, Denmark, Iceland and Sweden of North Europe, Austria, Hungary, Holland, Yugoslavia, Luxemburg, Greece, Czechoslovakia, Romania, Bulgaria and Poland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rt Five: women's movement in France and the Latin countries. Discussions include the heroic French women movement and its actu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propagated.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s made on the contemporary life and marital conditions of French women are also reported. Included also are the women's movement of Italy, Spain, Switzerland.

Part Six: women's movement in Soviet Russia. The author gave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working women under the old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struggle and growth of the women's movement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Soviet Russia, in addition to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in realization of equality of both women and men through obtainment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the women. Interesting descriptions are provided on the status of activities of office ladies in Soviet governmental agencies. Special introductions of those similar matters for female members in the leading circles and female ambassadors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volution years are included.

At the closing sections of each part, enthusiastic and abundant heart were given by the author in throwing lights on the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leading figures in women's move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Included in this category of outstanding personnel are noted thinkers, revolutionists, scientists, writers, artist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 females, such as Nancy Astor, Harriet martineau, Mary wallslonecragt, Amy Johnson, Rosa Luxemburg, Klara Zetkin, Ellen key, Madame Curie, Madame Roland, Louise Mischer, Kalubskaya Ulyanova etc. The information enclosed are animated and precious.

General Outline of the World Women's Movement originally had its preface written by the late Mr Cai Yuanpei and Miss An E. The present print of the book has adopted the preface by Miss An E which remains as the only copy left over.

序

安 娥

我们怎能去设想那辘磨棚中的女同胞啊！她们是那样蓬着头，皱着脸，小小年纪先做成了个先期衰老症，不健全的发育，产生了种种体质上的悲哀！她们每天送着月儿进去，又迎着太阳出来，如果不是他们能替人家生产，能替人家烧饭，洗衣服，缝衣服，洗碗，推碾，辗磨，收拾农场，养育孩子，接祖继宗，整天价手脚不落地的替着黄牛和骡驹操作，那农人们早都就会把老婆女儿们不是卖着当了商品，也会割着当了食料了，幸而能得妇女们还能安分守己的老老实实的受压迫，以她们还能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里偷生着，她们的整个生活，我们去怎样描写呢？那只就现在自己家里做够了奴隶以后，便又被买个新主人做第二次的奴隶去了，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规定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那是比什么诗人的描写，文人的形容，社会学家的理论，人道主义者的想象都要正确的话，便是：

“又要羊儿巧，又要羊儿不吃草。”

“头大的媳妇赛如牛，头大的女儿买了头。”

虽说她们是这样，受着遥远黑暗的压迫，但如果你要和她们去讲妇女运动吗，解放她们的痛苦吗，那她会较乡下老进皇城还得稀奇得舌头，吐出一寸来哩！那真是笑话中的笑话了，但是妇女运动者啊！这个，痛苦啊！生活！

我们怎样去设想那锅台炕边的女同胞啊！她们是那样烧了饭缝袜服，洗了衣服扫地，扫了地去买麻油，虽说洗件衣服一分钱，缝双衣袜（北方织袜家庭工业盛行，妇女们多以缝袜口为业）

半分钱，整天忙下来不过一毛钱，但她们都竞争着垄断的凶啊！虽说这样，但男子们“卖了老婆孩儿还账”的口号都是那样合理的盛行着，妇女们只有成年的低着头怨着命运，怨着天，怨着地，醒着手脚不得闲，梦里也计算着明天的饭怎样用钱去买，她们除了想着今天可以有饭吃以外，就是盼着“早死”，如果你要和她们讲妇女运动？解放她们痛苦？她们会微笑着告诉你说：“先生，那我不懂的。”而她们认为那无涯岸的痛苦的解除，就是整个生命的“能去”！但是这个，妇女运动者啊！生活！

我们怎样去看看那铁轮车旁的女同胞啊！她们支着枯干的躯壳，挂着黑黄的脸，那粗悴双手，灵敏地，有次序地动作着，便知道这是由于长期的劳动结果而产生的种种状态，她们每天在黎明还没到的时候，便从她们住的那黑窑窑里爬起来，便向着那工厂门！——猛兽的大黑口中钻进去了，至于钻进去后的种种，最好我们用英国十九世纪温情主义的欧文两句话来形容一下吧。

“从工厂主方面看来，妇女和儿童比成年男子容易使用，工钱也较便宜……然而进到工厂里的妇女和童工，受的虐待，直陷于惨不忍言的境遇，所以十九世纪初时的工厂劳动者，实是充满着血和泪的故事，只要抱有正义观念的人，绝不能默视这件事，而横行于文明世界，不能不奋然起来！”

我们相信在半殖民地的外资工厂，同正和外资斗争着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里的情形，是并不比温情主义的欧文描写的十九世纪英国新兴的工厂待遇较好的。

女工们的生命是那样缩短得可怕，疾病的痛苦是那样紧逼着，死亡率增速的特别可惊！不过现在好了，这种痛苦现象是减少得多了，因为经济恐慌的危机和产业衰落的现象，工人们根本多半是在失了业，饥饿寒冷的呼声，振动了街巷，运动者们啊！这

才是运动的对象哟！

看哪！现在该是那些小姐，奶奶，姨太太们了，他们是那样破费着工夫擦得雪白的面粉，蝙蝠似的涂抹得朱唇，太阳正午了，才梦醒了息在松软的床上吃着芙蓉，他们躺着那黑黄面孔们同类的胸膛，而欢唱着：心儿的花开，但是在他们的另一方面，都是掐着手指头，下流卑鄙而且恶地算计着丈夫，或是未来的丈夫皮包的收入，来估量自己的身价，其实他们不过是和商品一样，“只要大爷们肯出大价钱，我们只是买来卖去的东西，哄得大爷们欢心罢了。”如果你敢向她说那黑黄脸儿的是她的女同胞吗？那她无痛哭伤心地臭骂你一顿，说你太侮辱了她的人格，如果你和她们讲妇女运动吗？那她要竟问问她丈夫的主意如何，最后也不过是如果出几个钱显显名，倒不在乎；如果实际行动吗？那不成！

好呀！看吧！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啊！她们穿着又西又中的衣裳，她们拿着半新半旧的书本，他们会弹得钢琴噤噤地响，她们爱学电影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表情；她们还专会研究衣裳的颜色和样式，如果有些个大学女生愿意以后当教员的，那应该算是大学女生里的最下乘，上乘的是应该仰望着小姐，奶奶们的牌子而笑眼眯眯。如果你和她们讲妇女运动吗？你该想到你所得的答复是何如的音声。“哟！谁管她们运动不运动呀！出那风头干吗呀？影戏是多么好看哪！爱人是多么甜蜜哟！”

十年不见了的老友王森然先生，他真是宇宙的骄子。那时候十年前学生们是怎样佩服的跟着他的教鞭而兴奋过，是怎样离开他的教鞭而徬徨的，他是怎样紧抓住了进步青年们的脑筋，作了他们的接引者。但是他并不“止于此境”，后来他钻研了古史，不算，他又去学佛家大乘，现在好容易他“回头是岸”来“普救众生”，他为几千年压迫下的妇女而呐喊，从政治上经济上使她们解放出来，是的，我也这样跟随王先生说：“妇女们哪！解放吧！”

“曙光已是在眼前了！斗争这个模糊的黎明！”“女同胞啊！大胆地勇敢地走上前去啊！”

但是我们要怎样才能从这千层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呢？思想行动上的解放吗？经济政治上的解放吗？社会地位的提高吗？争取妇女社会的保障吗？

但是，女同胞们，我们看哪！这是思想，行动斗争的剧本开演了。

“曼影是个用功而优秀的大学女生，因为景仰着金子的花露来滋养身体，于是她嫁了一个金树的果子，他们是那样光明正式的结了婚，她又是那样柔顺的忠实的宣言从一而终，这样便博得了社会的上好的有价值的批评。

“哈！你看曼影是怎样的幸福啊！她是那样聪明地，和顺地能得到她丈夫那样爱她！她是多么阔啊！我怎样也能比得上她呢？”

但是晓星她没看得见金树的花开，她也没用任何的形式举动就爱了一个和她互相行动相同的男子而结了婚，可是不久她发现了他的缺点而离了婚，以后她又和第一次情形一样又结了婚，又和第一次情形一样又离了婚，在她短短的几年中，她就这样结过几次婚了，但是社会对她的批评怎样呢？

“嘿，那个野鸡，她除了会从这个男人，换到那个男人以外，别的她还会什么？没道德，没价值的女人。”

但是妇女运动者啊，倒是谁没价值啊？有意识的妓女式的婚姻，倒是曼影呢？还是晓星？

从政治，经济上去解放妇女吗？整个的世界经济危机在摇动中过行，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现着衰落的状态，大批的失业者像天上的繁星似的那么多，而想这整个经济恐慌中找到部分的经济的解放，那只能部分的罢了，妇女那便更是部分的部分了，但

是森然先生却俱着那种勇敢的毅力，去努力于解放妇女的经济和政治的压迫，被压迫的妇女们哪，勇敢啊，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的痛苦啊，我们不需要圣西门的平和的幸福社会。

我们应当怎样去呼吸真正自由的空气，我们不需要博利益的，怎样使劳动者变成愉快，我们应当怎样取得一切女性的劳动的社会的保障啊，政治的，经济的自由。

最后，当我们只要说到妇女问题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提到妇女运动 *Womans Movement* 和妇女主义 *Feminism* 这两个名词，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作一个伟大的妇女运动者，而不作一个狭隘的妇女主义者呢，但是妇女运动者们啊，凡是要想解放妇女的，并不能只限于去运动妇女一部的解放之法，而必须是同整个人类的解放工作一起联合起来复可，因为没有能在全部混乱中而可以终结部分问题的。

呀！我忘了啊！我是在作序呢，怎么一直都说了些不相干的话呢？不过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森然先生本来是要我说我自己的话的，而并不是要我说他的话的，因为我和他曾这样说的：“作序是要各人作的，况且第一我就不会作序，同时也不配作序，但是我是妇女，我的话，虽然不是能说是整个妇女代表的呼声，但至少是一部分妇女的压迫反应。”

是这样子我才写出这个小小的序文。

1932. 12. 22 于北平拟次